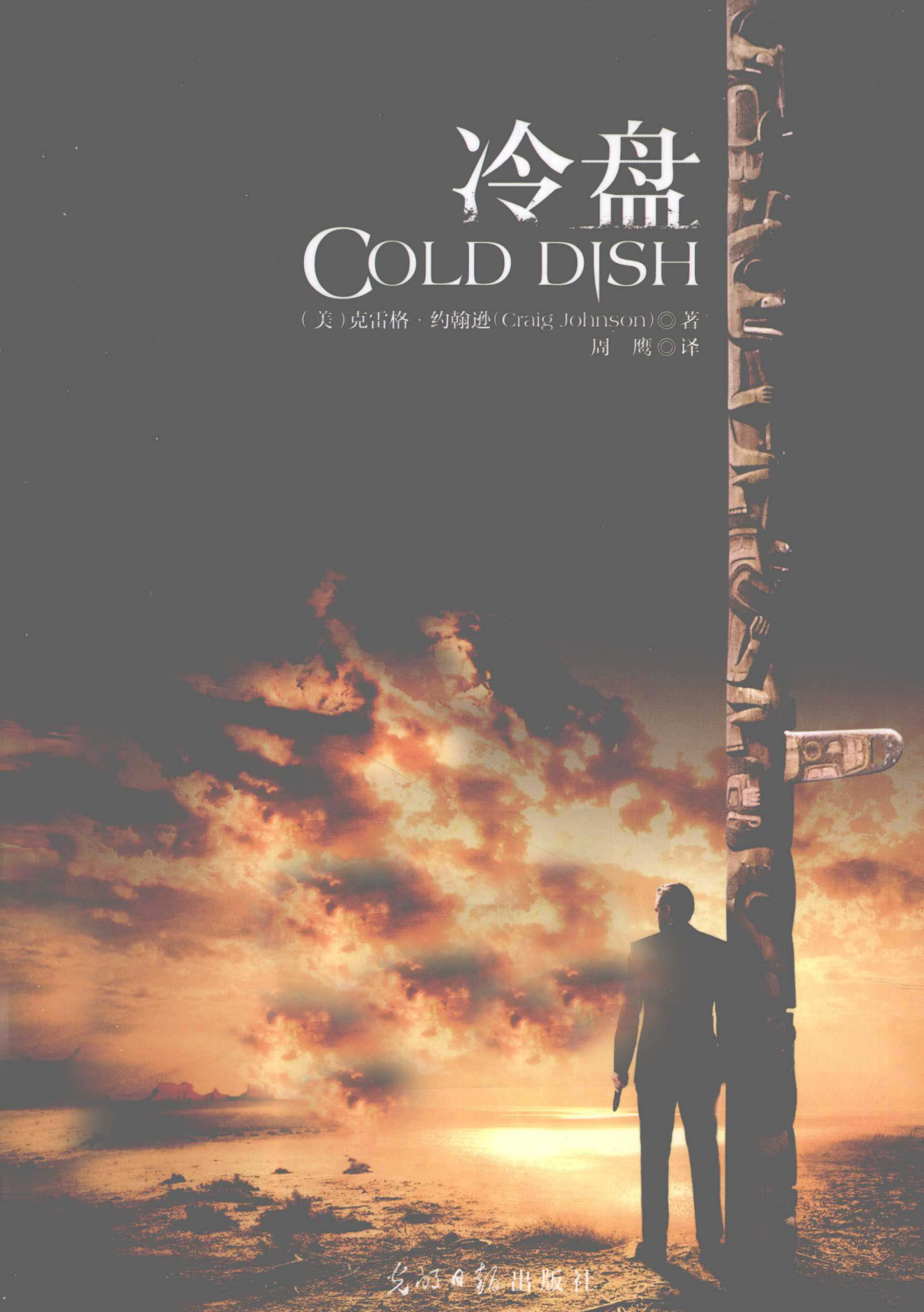


冷盘

COLD DISH

(美)克雷格·约翰逊(Craig Johnson)◎著

周 鹰◎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冷盘

COLD DISH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盘 / (美) 约翰逊(Johnson, C.) 著; 周鹰 译—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01
ISBN 978-7-5112-1735-6

I. ①冷… II. ①约…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3864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 图字: 01-2011-6843号

The Sixth Ma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Amer-Asia Books, Inc. (GlobalBookRights.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四川一览文化传播广告有限公司(Sichuan Yilan Transmission Co., Ltd.)
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并独家发行。

冷 盘

著 者: [美]约翰逊(Johnson, C.) 周 鹰 译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庄 宁

责任校对: 许 挺

封面设计: 八 牛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8(咨询), 67078945(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00×1000 1/16

字 数: 240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1735-6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致 谢

作家和警长一样，是一群人的化身。没有他们的帮助，警长和作家都将一事无成。我很幸运地得到了一群好朋友和合作者的帮助，才让本书得以出版。他们各司其职，尽心尽责。我对他们感激不尽。

感谢拉里·柯克帕特里克（Larry Kirkpatrick）警长 25 年来长期为正义而战。感谢怀俄明犯罪调查部的桑迪·梅斯（Sandy Mays）和哈里（Harry）的比萨饼，味道不错。感谢立熊亨利（Henry Stangding Bear）的魔法及其他；红雷马库斯（Marcus Red Thunder）的辛勤劳动；小老人查尔斯（Charles Little Old Man）的文字；多萝西·科威尔·基思林（Dorothy Caldwell Kisling）的鼓舞；唐娜·都布洛（Donna Dubrow）的激励以及盖尔·霍奇曼（Gail Hochman）的信心。感谢维京企鹅的女佼佼者凯瑟琳·科尔特（Kathryn Court）、克雷尔·法拉罗（Clare Ferraro）、莎拉·曼吉斯（Sarah Manges）和阿里·鲍威尔·曼奇尼（Ali Bothwell Mancini）。

最后，我要向我的妻子和缪斯女神朱迪（Judy）说声“谢谢”，感谢你的爱、耐心和幽默，感谢你每天热情欢迎我从阿布萨罗卡县回家。如果没有你，我会成为沃尔特。

“鲍勃·巴恩斯说他们在 BLM 高地发现了一具死尸。他在一号线上。”

她可能敲过门，但我没听到，因为我正在看天鹅。每年秋天，当白天变短，清溪边上的岩石脚下开始出现薄冰时，我都会长时间看天鹅。我们县的警察局是一座旧的卡内基建筑。当年，由于藏书不断增加，阿布萨罗卡县图书馆不得不搬去别的地方。警察局便接用了这座大楼。因此，办公楼入口通道楼梯间仍旧挂着卡内基的画像。前任警长每次离开办公楼时，都会向这位老钢铁大王敬礼。我的办公室在大楼南端，很大，视野很好。往右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比格霍恩山脉；往左可以看到波德河峡谷。天鹅顺着峡谷向南飞，背对着我。我通常是背对窗户坐。但有时，我会忍不住把椅子转过去。最近，这种情况好像越来越频繁了。

我看着她。作为执法人员，观察人是我的强项之一。露比是个高个子女人，身材颀长，说话做事直截了当。她那双清澈透亮的蓝眼睛有时会让人紧张。我喜欢我这位接待员兼接线员的这个特色，她可以将地痞流氓拒之门外。她靠到门框上，又简洁地说：“鲍勃·巴恩斯，死尸，一号线。”

我看着办公桌上闪烁的红灯，心中模糊地期待着能有什么办法逃避这一切：“他听上去喝醉了吗？”

“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听过他清醒时的声音。”

我把一直在看的档案和照片贴到胸口，按下一号线的接听按钮：

“嗨，鲍勃，怎么啦？”

“嗨，沃尔特！你可能不会相信……”他听上去不是特别醉。但鲍勃是专业水准的酒鬼，所以你从来分不清他是真醉还是假醉。他顿了顿，接着说：“嗨，不开玩笑。我们发现个死人。”

我向露比眨眨眼：“只有一个吗？”

“嗨，我没开玩笑。比利把汤姆·钱汉姆的绵羊赶到 BLM 高地的冬季牧场去过冬。那些小东西挤在山沟里的什么东西周围……结果是个死人。”

“你亲眼看到了？”

“没有。比利看到了。”

“让他说话。”

电话里一阵杂音。一个更年轻的声音开始说话：“嗨，警长。”

对，是那口齿不太清的孩子。“比利，你说你看到尸体了？”

“是的，看到了。”

“看上去什么样子？”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看上去就像死尸。”

我真想把头伏到办公桌上：“是我们认识的人吗？”

“嗯，我没走那么近看。”

相反，我却把帽子向头顶推了推。叹息一声：“那你走到多近？”

“隔着两百米的样子。那条小山谷中还有水流过，沟坎都很陡。羊儿都挤在那东西周围不走。我本来不想把车开去那里的，因为我刚洗过车。”

我仔细打量着电话上的红灯，直到意识到他不会再接着说时，我才问：“有可能是死母羊或者羊羔吗？”不会是狼，因为其他羊还在周围转悠。“你们现在在那里？”

“过了 137 公路那座旧哈德逊大桥后大约一英里。”

“好吧。你们在那等着。我派人过去。大约半小时到。”

“好的，先生……嗯，警长？”我等着，“爸爸说请你带啤酒过来。”

我们的快喝光了。”

“没问题。”我按下通话按钮，看着露比，“维克在哪里？”

“嗯，她可没坐在办公室里读以前的报告。”

“那请问她在哪里？”露比转头叹息一声，根本没看我，而是直接走过来，将我贴在胸口的旧牛皮纸文件夹拿走，放回到档案柜中。每次她逮到我看这份档案时，总是这样做。

“你不觉得你今天应该从这个办公室里出去一会儿吗？”她继续看着窗户说。

我想了想：“我才不去 137 公路看死羊呢。”

“维克在街上指挥交通。”

“我们一共才一条街。她为什么要去指挥？”

“在装饰圣诞彩灯。”

“感恩节都还没到呢。”

“是镇政会安排的。”

我这才想起昨天安排过她负责那事。我现在只有一个选择：或者亲自去 137 公路，喝啤酒，和鲍勃·巴恩斯及他那个有点智残的儿子一起看死羊；或者去指挥交通，看维克的脸色，让她充分表明对我有多不满。“冷藏柜里还有啤酒吗？”

“没有。”

我又把帽子拉到额头上，告诉露比如果有人打电话询问死尸的事，就说今天星期五，我们已经下班，让他们下周再打。她打断我的话，提起了我女儿——我生活中唯一的一缕阳光。“告诉凯蒂我向她问好，让她给我打电话。”

这令人怀疑。“为什么？”她摆摆手，没理会我。我以老练的侦探经验得出结论：一定有事。但我既没时间也没精力去深究。

我跳进我那辆银子弹，把车开进杜兰特酒业连锁店的免下车通道，买了一箱六瓶的雷尼尔啤酒。我觉得没必要助长鲍勃·巴恩斯的坏习惯，把六瓶酒统统捎给他，所以拧掉一只瓶盖，先喝了一大口。啊，感觉真好。我将不得不从维克身边开过，还得任由她发泄愤怒。所以，我

把车开上我们镇的主干道，加入到只有三行车组成的车流中，目不斜视地盯着我的副警长维多利亚·莫雷蒂伸出的手掌。

维克出生在南费城一个警察世家。她父亲是警察，她的叔叔伯伯、堂兄堂弟们都是警察。但问题是她丈夫不是警察，而是固本煤炭集团公司的一线工程师，已经被调动到怀俄明的一个煤矿上班，就在从我们镇到蒙大拿州边境的半道上。他大约两年前接受这个新职位时，维克放弃一切，跟着他来到这里，每天听风声呼啸，扮演家庭主妇。这样过了大约两星期之后，她跑来警局求职。

她看上去不像警察，更不像我们这里的警察。我觉得她更像那些得到过交叉路口基金会资助金的艺术家，就是那些脚上穿着价值 150 美元的跑鞋，头上戴着纽约洋基棒球队球帽，在县城大街上轻快地来回奔跑的人。当时，我的一位副警长雷尼·罗威尔正好被调去做高速公路巡警了。我本来可以将图尔克从波德枢纽站调过来，但又觉得那好像有点自找麻烦。不是因为图尔克不好，而是很烦他身上的牛仔习气，而且我也不喜欢他的幼稚。县内也没其他人来申请那个职位，所有我便送她一个人情，让她填写求职申请表。

她坐在外面接待室里，在那张该死的表格正面和背面涂写了半小时。我则一直在旁边看杜兰特连锁店的导购单。她握成拳头的手渐渐开始颤抖起来。她写完之后，脸已经变得像生动的花岗石。她将那张纸扔到露比办公桌上，气咻咻走了出去。

我们给她填写的所有推荐人打了电话，从一线探员到费城警察局局长。她的学历无可挑剔：天普大学行政法专业学士学位，学分位居前百分之五，仅差 19 个学分便可获得弹道学硕士学位，得过两次奖，做过四年一线巡警。她进步很快，本来下年即可晋升探员的。如果让我填那些表格，我也会生气的。

我按照她留下的地址开车过去。那是一座小活动房屋，在两条高速公路交界处附近。四周光秃秃的，只有裸露的尘土和矮小的鼠尾草。房前有辆挂着宾州车牌的斯巴鲁，保险杠上贴着一张贴纸，上面写着：

“猫头鹰，走开！”我认定自己找对地方了。我走上台阶时，她已经开门，正从纱门后面看着我：“什么事？”

我有过二十五年婚龄，还有个当律师的女儿，所以知道怎样对付这种情景：毫不客气，实事求是。我抱起双臂，靠在门框上，听着门的吱嘎声。那些很细的金属弹簧仿佛想挣脱双层铝皮的束缚：“你想要这份工作吗？”

“不想。”她的目光越过我，望向远处的高速公路。她没穿鞋，脚趾头像猫爪子一样紧紧抓着已经磨掉绒毛的粗绒地毯，仿佛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飞到空中去。她的身高和体重都稍低于平均水平，橄榄肤色，黑色短发支棱在头上。她的眼睛是淡金色，而且她刚才肯定一直在哭。我别无选择，只好打开纱门，将她拥入怀里。我自己当时也刚刚经历了许多不幸，估计觉得我们俩可以站在那里哭一阵。

我低头看着脚上的棕色皮鞋和门廊上翻卷的尘土。“这风真舒服。”她没说话。“嗨，你想要我这份工作吗？”

她终于大笑起来：“也许。”

我们俩都笑了。“嗯，大约四年后你就能得到了。但现在，我需要的是副警长。”她再次把目光投向高速公路。“不过我需要的可不是两星期后就会跑回匹兹堡的副警长。”这话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是费城。”

“管他什么。”这句话终于让她把那双淡金色眼睛完全转向我了。

“我必须像你一样戴那种傻不拉叽的牛仔帽吗？”

我抬眼看看我的帽檐，然后低头看看她：“不，除非你想戴。”

她昂着头从我身边走过，向我那辆银子弹点点头：“我会有一辆那样的蝙蝠战车开着到处转吗？”

“没错。”

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交锋，以后还有许多次。

我又喝下一大口，把第一瓶雷尼尔啤酒喝光，将瓶子放回纸箱中。我可以看到她下颌上的肌肉像二头肌一样蠕动着。我故意等到她过来敲

窗，才把车窗摇下：“警官，什么事？”

她皱着眉头看看手表：“才四点三十七分。你要去哪里？”

我舒适地头靠在宽大的坐椅上：“不远。回家。”她站在那里等着。这是她最大的能耐之一：提出问题，然后站在那里等答案。“哦，鲍勃·巴恩斯打电话了，说在吉姆·凯勒家的牧场和土地管理局之间发现一具死尸。”

她仰起头，冲我龇出一颗犬齿：“如果他们都看到死尸了，那我就是该死的中国战斗机飞行员。”

“呃，现在看上去有点像大家一直期待的样子了。”大半个下午已经过去，那瓶啤酒也把我的兴致提起来了。远处的天空仍然是蓝色，但西北部的天边有一大片云，正开始慢慢遮蔽群山。近一些的云看上去像蓬松洁白的绒毛，但天幕却更暗，呈现出深紫色，预示着高海拔地区会有零星小雪。

“你看上去却糟糕透了。”

他用眼角的余光瞥了她一眼：“你想去那里吗？”

“在你回家的路上？”

“不，更远，在 137 公路上。”

“对你来说还是不远，况且看到你想提前回家……”

风更大了。看来我将不得不自己去处理这事了：“嗯，如果你不想……”

她又看了我一眼：“你今天什么都没做，在办公室里坐了一整天，屁股都没挪一下。”

“我今天很不舒服，好像染上流感什么的了。”

“也许你应该出去运动一下。你现在多重？两百六十磅？”

“你这是在损我。”她继续看着我。“两百五十三磅。”这听上去比两百五十五磅要好些。

她非常专注地凝视着我的左肩，估计是在心里放弃了早已计划好的周五晚上的活动。“格伦要很晚才回家。”她在侧视镜里看看自己，又立即把目光移开了，“他们在哪里？”

“137公路边，从那座旧的哈德逊桥过去大约一英里。”进展好像很顺利。“他们在比利的车上。”她转身准备走，“他们让你顺便带啤酒过去。”

她又转过身，用一根手指敲着乘客座的门：“先生，如果我要给他们带啤酒，我会带完整的六瓶一箱，而不是你身边座位上这种。你知道的，本州岛有法律规定，在汽车座舱内不可以有开封的酒精饮料。”

我目送她迈着男人的步伐走开，那只有十六颗子弹的自动枪在她屁股上晃荡。“嗨，不管在哪个州，我车上都有开封的酒精饮料。”她砰地关上她那辆有五年车龄的单位配车时，脸上挂着笑容。能给同事带去无拘无束的快乐是很开心的事。我慢吞吞地开着我那辆自重七百五十公斤的车从城西出城。维克很快便超过我了。她的平均时速是八十英里，警笛长鸣，警灯全部在闪烁。从我旁边开过时，她还冲我竖起中指。

我不由得笑了。今天是星期五。我车上还有五瓶啤酒。女儿晚上应该还会打电话。我从野狼谷出城，没去理会那些乱七八糟违法停在路边的外州车辆。每到狩猎季节末期，我负责的这片高地便成为这些扛着高性能玩具的老男孩们的迪斯尼乐园。我看着比格霍恩山脉渐渐被云层遮蔽。山顶已经被初雪覆盖。落日的余晖让山峰呈现出一种淡蓝色和紫色交相辉映的色彩。除了去加州上大学和当海军时在越南服役之外，我一生都住在这里。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一直在思念这些山峰，发誓回来之后，每天都会看看它们。大多数时间，我都没忘记自己的誓言。

我到达交叉路口时，很多白糖般的积雪被从公路上刮过去，落在深沟里和草坡上。我在邮筒边停下车时，斜阳已经让万物投下长长的影子。除了一份伦纳德医生保健中心的销售宣传册之外，邮筒里什么也没有。不过宣传册倒是很有趣。我顺着灌溉渠把车开到房前。

玛莎是在她家的牧场上长大的。牧场大约有两百英亩，在波德枢纽站附近。她一直讨厌城市生活。所以，三年前，我们从基金会买下一小块地，弄来一大堆木料，钻了一口井，建了个化粪池。我们先把城里的房子卖掉——因为玛莎急于搬出来——暂住在一座活动房里，是我向小

红马酒馆的主人、我最老的朋友立熊亨利借的。秋天到来时，我们终于把房子修好，装上暖气。但玛莎却死了。

我把车停在沙石地上，抱起啤酒，沿着两英尺宽十二英尺长的泥土路走到门口。我一直想弄些草籽来种草，但由于积雪，一直没行动。我推开门，从煤渣砖上走到胶合板地板上。这地方还需要完善一下。有几道内墙，但大多数只是些木格子。如果你把那些没有灯罩的电灯打开，灯光会从木格子中照过去，在地板上投上图案。电工活也还没做完，所以我干脆把两个四路传输系统安到一个盒子里，把所有东西全部接到里面。木工活已经完成。但我把一张浴帘当做洗手间门用上了，结果是不敢邀请很多客人来这里。屋里有架战前的亨利米勒小型钢琴，是我岳母的遗产。我以前常在上面演奏一小段布吉舞曲。但玛莎死后我就没再弹过它。我的书都装在后墙边的啤酒箱里。前年圣诞节，凯蒂和我受到节日欢快气氛的感染，出去买回一盏落地灯、一张躺椅和一台索尼单枪三束彩色显像管电视。落地灯和躺椅都很好用，电视机却不然。如果没有影碟看，你只好打开电视，但这里只能收到12频道，节目画面雪花点点，声音嘶嘶作响，但听上去很安慰。我也看得很虔诚。

我把电话放在躺椅边的一张硬纸板上，这样就不用站起来接电话。椅子另一边是放啤酒的冷藏柜。我把大衣和帽子扔到啤酒箱上，打开落地灯，坐进躺椅，把伦纳德医生的宣传册放在大腿上。我打开宣传册，翻到第三页，认真考虑是否应该买那种用于所有标准内墙的仿真羊皮。我抬头望着用木料堆砌起来的墙壁，试图确定该在可选择的象牙色和深板栗色中选择哪种。其实没什么关系。四年过去了，我还没对内装修采取过任何决定性步骤。也许伦纳德医生的可机洗化纤羊毛毯会是我最终的选择。但想到这点我就很烦躁，所以打开第四瓶啤酒。这瓶摸上去也比前三瓶的温度稍高一点。我拧开瓶盖，用拇指和食指夹着将它扔进那个被我当成垃圾桶的乳胶漆桶里。我想拨打医生的1-800电话，又怕凯蒂的电话打不进来。她曾试图让我设置电话等待，但我觉得我白天被打扰的时间已经够多，在家里不需要再被打扰了。我按下遥控器，自动

从4频道搜索到我的目标频道12频道：鬼电视。这是我最喜欢的节目，大小不一的水滴像暴风雪一样旋转，而且不会发出太大的声音。

我又让思绪回到那份熟悉的报告中，就是露比进我办公室时我放在胸口那份。我其实并不需要那份档案。我已经将里面的每片纸张上的内容牢记于心。我还把其中的一张黑白照片剪下来了。那张照片此刻就在我眼前：背景是空洞的白色，只有一根导电管的影子在那里晃动。没有比这里更合适、更亲密的地方了。如果换个背景，这张照片上的人可能被看成英国人。

梅丽莎是北夏延族印第安人。照片上，她的头发黝黑发亮，披在肩膀上，但有些地方有点褪色；喉咙上有几处淤伤，下巴下有道挫伤。看着这些伤痕，我仿佛听到了声音。用老练挑剔的眼光看，她的五官可能稍微小了一点，就像蓓蕾上没有绽放的花瓣。她那双杏仁形状的眼睛令人无法解读。我经常想起那双眼睛，以及内眼角的褶皱。没有眼泪。她本来可能成为那种发出不可思议的香水味的魅力杂志上的模特的，但却是个贫穷的小鸟家族的女孩，被带进地下室，惨遭四个全然不顾她有胎儿酒精综合征的青少年轮奸。

三年前，在所有诉讼程序和反诉讼程序完成，所有诉讼档案和反诉讼档案准备好之后，这个案子在5月开庭。我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当时山沟里野花烂漫，浓烈的香味让我的鼻黏膜深受其害。照片上的女孩在座位上坐立不安，不停扭着身子，唉声叹气，一会儿用手蒙住眼睛，一会儿用手指梳理头发，不停地交叉双腿，变换着身体重心，有时还把头靠在证人席栏杆上，脸朝下。

“不清楚……”她只说过这三个字，“不清楚……”

档案里还有其他照片，是我从杜兰特高中年鉴上剪下来的彩色照片。也许是出于可笑自我安慰，我保留了他们年鉴上和照片附在一起的简介：科迪·普里查德，橄榄球，田径；雅各布布和乔治·埃斯伯，李生兄弟，橄榄球，飞翔领带俱乐部，未来美国农民；布莱恩·科勒，橄榄球，高尔夫，辩论，学生会，优等生。

他们往她身体里插过扫帚、瓶子和球棒。

我很不情愿地成为了负责调查此案的警察。我和玛丽·罗布尔从小就认识。玛丽在杜兰特高中教英语，还是女子篮球队教练。她说她问过小鸟梅丽莎脸上和胳膊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但好像没得到明确回答。后来，梅丽莎还抱怨过肚子痛，小便出血。当玛丽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时，梅丽莎说她曾发过誓不说。她担心会伤害那些男孩的感情。

露比说，审判之后，我几乎每周都会把那份档案拿出来一次。她说这样做是不健康的。

应玛丽·罗布尔的要求，我在她们下午进行篮球训练时去了那所高中。趁着女孩子们还在跑道上跑步时，我摘下警徽，取下挂在腰上的手铐和枪，把它们放在我帽子里，放到她办公桌后面。我坐在办公室里，摆弄着桌上的铅笔，直到意识到她们俩已经站在门口。玛丽身高大约六英尺，她很坦率地告诉我说，她当年和我一起去参加高三舞会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是班上唯一比她高的男生。她铁塔般地立在梅丽莎身边，把双手放在小鸟女孩肩上，防止她从门口退出去。那个年轻印第安女孩脸上闪烁着青春的汗珠，如果没有脸上和肩膀上那些疤痕，以及婴儿酒精综合征造成的影响，她看上去清新得像薄荷。我举起一只美国二号铅笔，说：“我想不出他们是怎样把铅放进去的。”让我吃惊的是，她思考这个问题的同时，表情突然变得很阴郁。“我想他们用的树里面本来就有铅。”然后由于问题已经解决，她又满脸欣慰起来。

“你是警长。”她的声音听上去还很孩子气，好像对全世界充满信任。我仿佛回到二十五年前，和凯蒂一起坐在星期六早上的《芝麻街》节目前面，看“警察是我们的朋友”。

“对，我是。”她的眼睛从我的圆头皮靴一直看到我乱糟糟的花白头发。我相信它们一定正向各个方向支棱着。

“蓝色牛仔褲。”

我们是怀俄明州第三个将蓝色牛仔褲作为普通执勤警服的县。但遗憾的是，普通老百姓极少看我们执法人员的腰部以下。“对，但腰围和褲长一样。”玛丽强忍住笑。女孩看看她，然后又看看我。这种纯真的爱的流露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如果你是个聪明人，你会把它们留在心

里，在阴暗的日子里回味。我刚想站起来，但又觉得坐着更好。

“梅丽莎，立熊亨利是你叔叔吗？”我想打开话匣子的最好方式是先在我们之间建立一些个人联系。

“亨利伯伯。”她脸上绽开一个灿烂的笑容。亨利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不起眼的预言家之一，也是我个人最感兴趣的人之一。

我示意她坐到我对面，又把左臂的衣袖卷起来，向她展示从左手上一一直延伸到手臂的可怕十字影线。“这是我在吉姆镇和你伯伯打撞球时受的伤。有一次……”女孩在我对面坐下，眼睛瞪得老大。她还本能地伸出一根食指，轻轻抚摸我前臂上有着大理石花纹的肌肉。她的手指很凉，而且很奇怪的是，她手掌上没有掌纹，仿佛她的生命还没确定。我慢慢从办公桌上把手伸过去，托起她的下巴，把她下巴下那个挫伤伤口露出来。“这个也愈合得不错。”她点点头，稍微动了下脑袋，把脸别开了，而且垂下眼睛，看着桌面，仿佛在向我们表明，她有潜力赢得校长颁发的身体健康奖。“这伤是怎么回事？”她急忙捂住受伤的下巴，飞快向旁边看了一眼，又抬头瞥了一眼玛丽。

“梅丽莎，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伤害任何人，但我也想确保没人伤害你。”她点点头，开始轻轻地前后摇动起来，并把双手紧紧夹在两腿之间。“有人伤害过你吗？”她的注意力仿佛还停留在玛丽那张盖着块玻璃的办公桌上。

“没有。”

我仔细观察梅丽莎的表情，试图想象出她应该有的自然表情。她的同胞是北部保护区的夏延族人，身体强壮，眼睛清澈闪亮。她充分继承了同胞的特点，还从母亲身上遗传了一点克劳族的特色。我很想看看梅丽莎眼睛里好奇的火花没被她母亲剥夺前是什么样子。她母亲怀她时摄入太多的 I-90 鸡尾酒和外用酒精。梅丽莎本来应该是美丽的印第安少女，站在小比格霍恩绵延起伏的草坡上，伸出双臂拥抱未来，心里充满希望、安全和自由。我抬起头来时，发现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看出我们想到一起了。她不再前后摇动身体，而是认真打量着我衬衫上的水钻按扣。

“很浪漫。”她毫无表情地说，仿佛流露感情会让她的话失去影响

力。她的目光又回到办公桌上去了。

我仰头靠在办公椅上，但指尖仍然撑在桌面上的玻璃边上：“梅丽莎，什么很浪漫？”

她仍旧低着头说：“那次散步。”

啤酒已经喝光。凯蒂还没打电话来。我已经放弃购买伦纳德医生的仿真羊皮的想法，不打算再把它作为未来内装房子的材料。我需要再喝一瓶雷尼尔啤酒，还需要有人作伴。因此，我用力扣上帽子，将羊皮夹克的纽扣统统扣紧，迈步走出房子，走进漫天飞舞的阵雪之中。我打算顺着那条铺过路面的公路开半英里，到小红马酒馆去。我在木板上站了一会儿，听着夹杂在风声中的某种声音。原来是天鹅正在离地面仅仅30英尺高的空中拍动翅膀，奋力飞往南方。它们一边飞翔，一边互相发出警告的叫声。也许它们已等了太久，急着要离开。也许我也一样。

远处，那盏小红马霓虹灯仿佛在黑暗中慢跑，旁边的沙石停车场上停着几辆卡车。我把车开得更近一些时，看到酒吧内的灯没亮，心里一阵惊慌，以为必须把车开回城里去买啤酒。我把车停下，看到几个人影在黑糊糊的窗户后面晃动。不可能是停电了，因为那盏小红马霓虹灯还在我的引擎罩和挡风玻璃上方发着微光。我走进狂风中，推开酒馆的玻璃门，差点和小红马的主人兼伙计立熊亨利撞了个满怀。

我和亨利从小学起就认识了，是不打不相识。我们在饮水机边打了一架。他用一记从黑丘学到的左摆腿把我的两颗牙齿踢松了。高中时，我们常在架线工人挖的壕沟里打架。毕业后，我上了南加州大学，延期入伍，被分到海军，去了越南。亨利曾在伯克利大学半心半意地体验了白人的教育体制，并学到足够的知识对其提出抗议，最后竟然因为自身的努力获得嘉奖，去越南安科和特种部队特遣任务小组一起度过了为期四年的假期，费用全免。亨利说，他是在那里才了解到白人的真正观点和力量所在，知道了自己可以用最有效的方式杀死很多人。

回到美国后，亨利曾试图重上大学，但发现自己接受教育的能力已经下降。七十年代，他重新投入政治活动，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曾是每

次美国土著人运动有影响力的成员。但是，他渐渐认识到，革命是年轻人的事。他祖母去世后，他回到阿布萨罗卡县参加祖母的葬礼。他是祖母一手带大的，祖母还不知从何处弄到一大笔钱留给他，让他得以和基金会做了一笔生意，将一个旧的车站——交叉路口唯一的公共建筑——改建成一个酒馆。他将酒馆取名为“小红马”。据说亨利读过许多斯坦贝克的作品。开这间酒吧对基金会有利，即使不为别的目的，至少也能避免穿橡胶雨鞋的当地人走进基金会那些铺着东方地毯的会议室。

我们看着对方，他脸上还是那副自我贬低的表情，但其中通常隐含某种意义。“伙计，来喝酒？”他说着递给我一瓶打开的雷尼尔啤酒，用另一只手拿起一个看似轮胎十字扳手一样的东西。我从撞球室往酒吧区看去，隐约看到八个人坐在吧凳上。装啤酒的冷藏柜发出的微光勾勒出他们的身影。今晚生意不错。我喝了一小口啤酒，跟在他后面走到屋子另一端。他好像正准备拆那堵墙。他靠到乱糟糟的墙上，把十字扳手的平端伸到装饰酒吧内墙的薄木板后面。

“你又忘记付电费账单了？”他停顿一下，瞪了我一眼，然后把 220 磅体重的力量集中到扳手上，把那块四英尺长的木板从墙上撬下来。木板上的钉子散落到我们脚边。我弯腰看着木板下面的石膏上留下的小孔。亨利脸上仍然一如既往地毫无表情。

“该死。”他没说什么，把扳手放到下一块木板后面，将它撬落到地板上。结果一样。“该死。”

我觉得是该发问了。“你要重新装修吗？或者在找什么特别的東西？”他用一只手指指墙壁，那手势好像既是恳求又像威胁。

“保险盒。”

“你用木板盖起来了？”

他又瞪了我一眼：“我至少还有墙板。”

亨利是极少几位到过我的小木屋的人之一。他的话无可辩驳。“我在考虑用仿真羊皮装饰内墙。”这句话让他看了我好长时间。

“你喝醉了吗？”

我认真想了想这个问题：“没有，但可能要醉了。”他哼笑一声，撬